

历史人物丛书



宋太祖



巫山云 著

成都出版社



成都出版社

36835

历史人物丛书

1.247.43

15

宋太祖

巫山云 著

责任编辑:晓 潮

封面设计:刘梁伟

宋 太 祖

作 者:巫山云 著

出版发行:成 都 出 版 社

地 址:中国·成都市蜀都大道十二桥路 30 号

邮政编码:610072

电话号码:(028)7765071 7783841

经 销: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 刷:四川协力印刷厂

版 次: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5

字 数:370 千

印 数:20000 册

书 号:ISBN7-80575-874-3/I·228

定 价:19.5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内 容 简 介

五代十国，群雄割据，华夏大地，硝烟滚滚，白骨蔽野，人民离乱。赵匡胤志大才雄，聚集天下英杰，凭着天生神力和过人智略，一条杆棒打遍四百州，脱颖而出。他导演出陈桥兵变，登极成为宋太祖。

东征西讨，金戈铁马，驰骋疆场。御弟赵光义总领内宫，镇守京师。他以凶残、险毒、攘夺、淫诱等手段，诱奸惠妃韩毒梅，淫遍后宫嫔妃；勾结奸相赵普，笼络文武百官。赵光义施展奇计使太祖杯酒释兵权，自断臂膀；弑兄夺妻，权力倾轧，杀机重重……

本书揭露了封建王朝的种种内幕。结构宏伟，场面壮阔，故事情节扣人心弦，人物性格鲜明，语言优美，心理和动作描写细致入微，纤细毕现。因此，它是一部具有极强娱乐性的纪实文学。

目 录

第一回	小山村突来怪客 赵公子厚赠嘉宾	(1)
第二回	杏花细雨走青骢 凤目蛾眉觑绛帐	(8)
第三回	守信施威惩韩通 匡胤泄忿戏师尊	(14)
第四回	关帝庙三雄结义 御勾栏双美献技	(25)
第五回	入教坊佳人青目 坐龙椅壮士忘形	(35)
第六回	柴荣穷途投姑母 郭威待时兴霸业	(47)
第七回	奋神威勇斗恶煞 遇异僧恭叩迷津	(58)
第八回	匡胤尝桃降舅母 二公抹谷逢外甥	(74)
第五回	赤须龙义靖村坊 母夜叉计和甥舅	(83)

第十回	史弘肇被谮身亡 郭彥威乘势兴兵	(94)
第十一回	赵匡胤避暑啖瓜 韩素梅守志逢夫	(104)
第十二回	因博鱼计赚天禄 为争闹喜逢盟兄	(118)
第十三回	聚禅州风云际会 闻桃源郑恩受辱	(125)
第十四回	郑子明喜结良缘 柴君贵位登九五	(139)
第十五回	战敌兵李筠中计 夺先锋怀德逞能	(146)
第十六回	端雄关周汉鏖兵 遇响马叔嫂大战	(156)
第十七回	跃龙马大破唐军 飞青雁激励旧友	(165)
第十八回	降奇祸杨家灭门 逢英雄佳人雪恨	(178)
第十九回	乘风破浪渡淮河 月黑风狂袭敌寨	(186)
第二十回	软玉温香溺酒色 奇花异卉绕楼台	(195)
第二十一回	金樽檀板度春宵 玉骨冰肌葬火窟	206)
第二十二回	抛彩球龙凤配合	

	颁哀诏柴荣宾天	(214)
第二十三回	捣鬼弄神惑军心		
	筑坛受禅登大位	(225)
第二十四回	选美人百姓悲号		
	逞风流天子纵欲	(234)
第二十五回	静香轩孀妇怀春		
	兴庆坊公主再醮	(245)
第二十六回	弄奸谋光义挥金		
	乱官闹群雌倾心	(259)
第二十七回	惊魂荡魄秋千架		
	蜜爱轻怜芍药圃	(268)
第二十八回	李筠孤忠报世宗		
	刘氏抗节感太祖	(279)
第二十九回	落陷阱自砍臂膀		
	显奇谋平定荆南	(290)
第三十回	中圈套郑恩殒命		
	为娇娃太祖兴兵	(303)
第三十一回	杨柳海棠梁州曲		
	冰肌玉骨洞仙歌	(318)
第三十二回	红锦褥中藏艳骨		
	白杨树下见幽魂	(328)
第三十三回	粉香花气莲池曲		
	檀板金樽柳枝词	(339)
第三十四回	铁如意指挥三军		
	金凤钗剔亮孤灯	(349)

第三十五回	鲜花宝炬供张仙 玉碎香消中冷箭	(360)
第三十六回	玉堂珠殿兴土木 炼汞烧丹费心机	(370)
第三十七回	霞裾云幄启巫风 斗虎抵象残民命	(379)
第三十八回	星流天南汉灭亡 阳春雪歌喉宛转	(389)
第三十九回	舞伎歌童开夜宴 红杏绿柳觑晚窗	(399)
第四十回	陶学士夜遇仙女 李国主昼宴钦差	(409)
第四十一回	倩娘妙舞莲花瓣 嘉敏偷情瑶光院	(418)
第四十二回	嘉敏秘制帐中香 李煜独创北苑妆	(433)
第四十三回	十万水军聚采石 一曲哀歌别江南	(443)
第四十四回	疑怪物英雄初诞 宴父老豪杰还乡	(455)
第四十五回	见机纳土献版图 烛影斧声留疑案	(467)

第一回

小山村突来怪客 赵公子厚赠嘉宾

离幽州两百多里，有一个小山村，名叫白虎坪。这村里住着十几户人家，疏疏落落，各自形成自己的小天地。

村东头有一座山岗，平地隆起，远远望去，似是一头威猛无俦的老虎蹲卧在那里。岗下，绿水掩映中住着一户人家。户主姓赵，是一个饱学秀才。他不仅酷爱吟诗作文，更喜欢自己创作对联，乐此不疲。

赵老先生有一个儿子，取名为赵普，字则平。赵普二十多岁，生得丰神秀眉，才思敏捷；举止安详，胸有权谋。他对临风咏月、诗词文赋并不太感兴趣，一有空暇，不是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代的兵书战策，翻阅历史书籍，研究治乱得失，就是骑马独自外出，查看天下山川大势。回到家里，赵普总是在院子里堆上一些石子，考虑着何处可以屯兵，何处可以设伏，怎样布阵，如何行兵，嘴里念念有词，手里不停地移动着石子。

尽管儿子情趣与自己相左，赵老先生仍把儿子视为掌上明珠，喜爱非常。他时常在亲友面前捋着胡须说：“这是我家的千里驹，光耀门楣，全靠他了！”

赵家院坝边长着一棵桂花树，树干要两三个人才能合围。相传，这棵桂树是汉朝名将韩信亲手所植，算来已有七八百年之久，

却依然长得枝繁叶茂，毫无衰败景象。

一天，刚吃过午饭，赵老先生端来一把竹椅，坐在大桂树下纳凉，手中拿着一把半新不旧的蒲扇慢慢摇着。他半坐半躺在凉椅上，看见院坝下边小溪潺潺流去，阳光照在清亮清亮的溪水上，泛出金黄的色泽，那溪水叮咚作响，煞是好听，不由诗兴大发，摇晃着一头白发，捋着长须，正想吟出一首诗来描绘眼前美景，突然天色阴沉下来。赵老先生抬头一看天空，只见乌云漫卷，把太阳全遮住了，眼见一场大暴雨就要来临。

赵老先生站起身，端起竹椅，准备进屋去。这时，他看见门前的官道上急匆匆走来一个魁伟的虬髯黑脸大汉。虬髯大汉背着一个天青色包袱，身穿一件浅灰色大氅，打扮得像一个长年在外做小生意的人。

虬髯大汉登登上石级，来到院坝边，向赵老先生拱手行礼道：“请问老先生，这里可是白虎坪？”

“就是。”

“老先生可是姓赵？”

赵老先生诧异地看了一眼虬髯客人，回答道：“正是姓赵。”虬髯大汉颇为有礼地说：“赵老先生，我路过宝地，没有想到大雨说来就来，想在赵老先生屋檐下暂时避避雨，不知道赵老先生能不能应允。”

赵老先生数十年浸润在对联创作之中，以致形成了一种怪癖，平时说话也常常好似在出对子或者对对子。这时，他随口说道：“莫嫌茅屋小，略坐片刻。”

虬髯客人听得赵老先生的回话，初时一愣，心念电转：“这不是给我出了个对子吗？他想考较我？”便爽朗地哈哈一笑，说：“且喜华堂宽，何妨数日！”

赵老先生虽然听出虬髯客人言语无礼，但也深喜他才思敏捷，很对自己的脾胃，又见大颗大颗的雨粒已落下来，就热情地把虬髯

客人迎进屋去，命人摆上一些酒菜，肃引客人入席，两个对饮起来。

虬髯客人也不谦让，昂然坐在上位，似是有十天半月没有吃过一顿饭了，大块肉只顾填入口中，大碗酒只顾倾入嘴里，仿佛赵老先生并不存在一般。

赵老先生见虬髯客人只顾吃肉饮酒，心中有些不高兴，也没有说什么，低头默默地吃着饭。虬髯客人旁若无人地大吃大喝，一句话也没有说。吃完饭，他径自出门看雨去了。

夏天的暴雨，来得快，去得也疾。霎时间，已是云消雨霁，天空一片湛蓝。

太阳，失去了先前的威势，渐渐变得慈祥柔和，最后隐到西边山头背后去了。

归鸦，扑腾着双翅，在空中盘旋。

黄昏，翩然而来，在茫茫的暮霭里拉上夜的帷幕。

赵老先生这时走到院坝边看见夜色渐浓，对虬髯客人说道：“匡床已设，今宵且可安身。”

虬髯客人见赵先生催他安歇，在院坝边缓缓转过身来顺口对道：“主意甚殷，明天定留早饭。”

赵老先生越发不高兴，阴沉着脸，让人把虬髯客人送入客房，自去安歇。

次日清晨，赵老先生起床，穿好衣服，来到院中，想看看留宿的客人起来没有，盘算着如何把这不懂礼数、不知进退的虬髯客人早点打发走，猛然看见那客人正在院中一块大磨石上霍霍地磨着一把锋利的短剑，疑惑不定，心想：“难道他要行凶杀人？”不由大惊失色，颤声问道：“借问嘉宾，何故持剑而磨？”

虬髯客人低着头霍霍磨刀不止，只当没有听见。

赵老先生更加惊惶，声音颤抖得更加厉害，又问了一声。

这时，虬髯客人才缓缓伸起腰来，一双神光灿烂的眼睛紧盯着老先生，冷冷说道：“无故相扰，定当杀身相报！”

赵老先生听得这石破天惊的回答，吓得浑身冒出了冷汗，脸色苍白，摇动着双手，慌忙劝道：“倘死我家，未免数月官府事！”

虬髯客人一脸横蛮神情，双眼一开一合，森然冷笑一声：“欲我留命，必须十两雪花银！”

赵老先生见这虬髯客人在耍无赖，反而镇定下来，静立不语，待要发作，又强自忍住。他转念想道：“这虬髯大汉形象威猛，像条好汉子，其实只是个无赖，我也不必与他一般见识，给他十两白银又有何妨，只当送走瘟神罢了。”于是，他嘴角露出鄙视的微笑，吩咐管家取出十两银子递给客人。

虬髯客人接过银子，毫不客气地揣进怀里，双眼望着赵老先生，反而摇了摇头，一副不屑的神色。

赵老先生害怕他歪缠下去，愤然斥道：“得了银子，还不快去！”
虬髯客人嘻嘻笑着，说：“没了银钱，改日再来！”

虬髯客人说完话，昂首望天，举步走到院坝边。前面是通往官道的十数级石梯，他猛地站住了抬头远望，看着天空中飘浮的云彩，悠悠地叹了一口气，怅然说道：“闻名不如见面，见面方知虚名误人！苍天呀苍天，为何到处只是那种酸得掉牙的书呆子，就遇不见卓然超迈、能够谋干大事的人才呢？”

赵老先生站在虬髯客人身后，一直望着这个浑身透着古怪的客人，脑中搅成了一盆浆糊，全然不知道这客人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为此事思索着。因此，虬髯客人说的什么，他一句也没有听入耳中。当然，他见虬髯客人嘴唇一开一合，知道他在说话。虬髯客人怅叹一阵，正要大步走下石级，却看见一个英气勃勃的年轻人从大路上朝这里走来。他不由停住了脚步，注意观看。年轻人越走越近，只见他中等身材，步履潇洒。除了双眉下吊，使脸上颇显阴冷外，倒也五官英俊，神采奕奕。

年轻人走到近前，看见虬髯客人欲走不走的神情，站住施礼说：“客人想必是路过这里的，怎么不喝了茶再走？”

虬髯客人还了一礼，试探着问：“这位公子是——？”

年轻人微带笑意，说：“我名叫赵普，正是此地人。”

虬髯客人苦笑一下，又摇了摇头，不由惊异：“噢！原来——，你才是赵普？我还道——，哈哈哈！”

“请客人进屋一叙。”赵普又道。

“我看我们就在这儿坐一会，可好？这里前临溪流，后枕群山，天宽地阔，比几堵墙围着强多了。”

说着这话时，虬髯黑汉的一双眼睛始终在打量着赵普的反应。

赵普爽朗地哈哈一笑，然后庄容说道：“兄长胸襟阔大，识见非凡，真使小弟佩服。每当风云突变，小鸟躲在窝中避雨的时候，看见那雄鹰展翅在天空中翱翔，我总是羡慕爱煞。堂堂七尺男儿，应当像雄鹰展翅那样搏击长空，不应该被狭小的屋子关着动弹不得。以前，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一种狂妄的想法，没有想到兄长也与小弟一样的心思。我们真是一见如故。我们就在这里喝上三杯，怎样？”

“好！”

虬髯客人与赵普只对答了几句话，顿时产生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虽然面前这个青年与他只是初次见面，但是已似乎是相交了三十年的老朋友了。

赵普呼唤一声，屋里出来一个僮儿，在桂树下安下桌椅，摆上酒菜。两人开怀痛饮起来。赵普、虬髯客各饮数杯，赵普问道：“兄长豪迈超绝，英风飒然，我实在佩服得很，不知兄长高姓大名？”

虬髯客人咂巴一下嘴巴，说：“我嘛，名叫郑恩，字子明，不过名字从小就很少用，你就叫我虬髯兄吧！”他饮下一杯酒，望着赵普说：“唐李以来，天下大乱，群雄四起，称王称霸者数不胜数。你方唱罢我登场，黄巢、王仙芝、朱温、李嗣源、李存勖、石敬塘、刘智远，一个个走马灯一样，神州糜乱，黎民受苦。这是一个变乱的时代，也是一个大英雄、真豪杰显露身手的时代。我与老弟一样，不甘心老死荒丘，意欲有一番作为，到时候我们相互照应，一定要携起手来。老

弟意下如何？”

“当今天下暗流汹涌，劫运在即，杀机四伏。自然也是英雄豪杰显露大好身手的良机！我们虽是初识，却是倾盖如故，胆肝相照，意气相投。兄长的豪情胜概使我心折，兄长的话实是大快我心！”

虬髯客人昂头饮下一大碗高粱新酿，问道：“老弟近来有什么打算？我希望你能够把真实想法告诉我这个新结识的朋友。”

赵普与这个豪迈的虬髯客人郑恩一见就觉得投缘，当下也不隐讳，说道：“我生性疏阔，不愿意只从书本上去讨生活。我走遍了大江南北，访查各处的山川大势和民情民俗，也顺便了解一些治乱得失。不久以后，我还准备上一趟京师，以后的事就难说了。”

郑恩凝视着赵普，端着酒碗欲饮未饮，说：“老弟遍游天下，不知真正能够使你佩服的人有几个，老弟能否说给我听听？”

赵普此时已有几分酒意，又饮下一杯酒，说：“这几年我接触的人可说无数，引起我特别注意的唯有洛阳都指挥使赵弘殷的公子赵匡胤，我暗暗观察他，认为他志气不凡，见识深远，胸襟宽广，又是天人之表，帝王之姿，将来定是一代英主。至于其他人，虽能称雄一方，其势不能长久，再下者，充其量不过将相之才。”

郑恩拖过一个大碗，倾满一碗酒，起身一口饮下，如同喝下一大碗凉开水。他抹抹嘴唇，从怀中摸出一小锭白银，递给赵普，说：“这十两银子是我从伯父那里讹诈来的，现在原物奉还老弟。”

赵普怔怔地看着郑恩，愕然不解。

管家这时恰好站赵普近旁，他弯腰低声同赵普说了几句话。赵普看着郑恩，开怀大笑起来，说道：“仁兄实乃英雄本色！游戏风尘，不失大豪杰襟怀爽朗的特色。大概是老兄误认家父为小弟，故意用这种方式试探吧！”

见一语道破自己的心思，郑恩对赵普反应的敏捷佩服不已，不由拈须微笑。

赵普向管家一示意，管家随即走进屋。管家不久出来，手里端

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两锭大银。赵普接过，送到郑恩面前，说：“些许薄礼，望兄长笑纳。”

郑恩脸色陡地一变，正色说道：“兄弟真的把我当作混吃混拿的无赖？”

赵普微微一笑，从容说道：“兄长会错了意。老兄志大才雄，本是天马行空，不受羁縻的一代人杰，这两百银子原不值兄长哂纳，只是小弟敬重兄长胸襟气度，而家中又无其他值得赠给老兄的东西，意欲借它表达一下我对兄长的敬意而已！”

郑恩凝视赵普片刻，见他确实出自诚意，并非作伪，才取过银子放入褡裢之中，拱拱手，登登登走下石级，大步流星地沿着官道去了，连头也没有回过一下。

管家嗫嚅着对赵普说：“公子，我们……我们收入不多……这人多半是个……是个无赖……公子你也……”

“胡说乱道！”赵普生气地大声喝止，他清楚，这郑恩是当世的一个豪杰，这一去，必然是去寻找赵匡胤。他停立良久，仰天说道：“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无论采取什么手段，如果不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那就枉为须眉男儿了！”

第二回

杏花细雨走青骢 凤目蛾眉觑绛帐

五代时候，后唐明宗李嗣源接位以后，因为群雄割据，战乱频仍，天下不能统一。几十年来，兵戈扰攘，祸乱丛生，把老百姓弄得家破人亡，老弱填于沟壑，壮者散乱四方，那种民不聊生的情形，他瞧入眼中实在不忍。因此他每晚在宫内，焚香叩拜，向天祷告道：“某是胡人，为众人所推举，暂承唐统，愿上天早生圣人，拨乱反正，统一中原！”

李嗣源心迹如此，天下百姓更是渴望明君产生，好过上太平安乐的日子。古人有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果然，一代雄主应运诞生出来。

后唐明宗天成二年，洛阳夹马营内果然诞生灵异，竟产下一个香孩儿来。这香孩儿生产的时候，赤光绕室，并且异香馥郁，发自小儿身上，经宿不散，因此远近传为异闻，尽称这个孩儿为香孩儿，到处传说这香孩儿天生异稟，是将来的真命天子，所以才有这样奇异的预兆。

香孩儿便是大宋朝开基创业的第一代太祖皇帝，姓赵，名匡胤，本贯河南涿州人氏，世代为官。高祖曾经做过唐朝的永清、文安、幽都三县县令。曾祖曾在唐朝官居节度，并任御史中丞。祖赵敬，曾担任营、蔚、涿、兰州刺史。父亲双名弘殷，少骁勇，善骑射，神